

一个剪裁得规规矩矩的新社会，崭新光亮，人人也都是光荣的劳动者，从赤脚种田的农民到澡堂里替人修脚丫子的，都纳入各种单位里，全都组织起来为人民服务，干得出色便选为先进模范，见报表彰。没有闲人，也不许可行乞和卖淫，都按定量分配口粮，一碗也不会浪费。都消除利己之心，都靠工资或工分为生。一切归社会公有，也包括每个劳动者，都严加管理，弄得天衣无缝，歹徒都无可逃遁，除了枪毙了的全都进了监牢，或押到农场劳动改造，红旗飘飘，人类理想的天国虽然只是初级阶段就这样实现了。

新人也制造出来，一个完美的典型，一个小战士叫雷锋，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在五星红旗下长大，不知道何为个人，舍己救人，送了性命。这寡欲的英雄初通文字，能写读《毛著》的心得，对党无限感激，情愿做颗擦拭得锃亮的螺丝钉，用来规范每一个公民，人人还非学不可。对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心里有点疑问，可那时大学里的思想汇报制度人人都得向党交心，自己的和别人的心也包括疑问都得在思想总结会上交出。他上了个当，不小心提了个问题，做英雄是不是也可以不扑到炸药包上，不必炸得粉碎？一部马达是不是比个螺丝钉的作用更大？立刻引起全班同学哗然，女生们叫得就更响。他受到批判，幸好还只是班级的讨论会上，问题不十分严重，他却从中得到个教训：做人就得说谎，要都说真话，就别活了。而纯洁的人之压根儿不可能，他却是很多年之后，从别人和自己的经验中，别人的经验也只有自己再验证，再吃到苦头之后能领会。否则，那怕是别人体验过的经验，都不可能成为教训。

你如今再也不必开那种非参加不可的学习讨论会，检讨自己的言行，再也不忏悔了，也远离了这一类的新神话。然而，当时他却沉闷得不行，还想倾吐点感受，约过几个都在北京上大学的中学同学，相聚在西郊的紫竹院公园。各在各自的大学，好在没有直接的牵连，也都春情发动好弄点文学，都写过点诗之类的东西，又都想从思想禁锢的校园中出来透透气。那时这公园开辟不久，还相当荒凉，只湖边有个卖糕点的茶社，这些穷学生茶社也坐不起，湖边稍远处有的是清静的地方，没有游人。树阴下草地上，微风吹来一阵阵麦子的清香，土埂边上便是麦田，大抵是五月，麦子已经灌浆。

大头说想写一部类似马雅柯夫斯基的《澡塘》的剧，所以绰号叫大头，不光因为拿过全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的冠军，也因为冬天戴的帽子比别的孩子确实都大那么一两号。大头幸亏回到他的数学上去了，没写什么澡堂泥塘的，可刚在国际数学学报上用英文发表了两篇论文，革文化的命来了，便弄到农村去放了八年的牛。大头的问题倒不出在这次聚会，而是后来毕业了，在他研究所的宿舍里漏了句轻狂的话，被同行告发了。

当时出问题的是焉乎乎的程马褂，这绰号的由来是上中学那时总穿他爸以前的旧衣服，套到细瘦的身上晃里晃荡。程的日记本被宿舍里同学偷看了，里面记载了他们这次聚会，报告到共青团支部，马褂也是他们这一伙中唯一的团员，也不知怎么混入的。日记本中倒未记

载他们聚会时的言谈，事情出在日记中写到了女人，据说黄色下流，也不知是幻想还是确有其人。程的大学来人找到他调查，令他出了一身冷汗。

聚会时，他谈到了爱伦堡的回忆录中写到世纪之初的巴黎，那帮子超现实主义诗人和画家聚会的酒吧，也讲到梅耶霍特因为搞形式主义给枪毙了。大头的话更惊人，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令人惊心动魄，他是从英文的《莫斯科新闻》上看到的，当时大学图书馆里的外文报刊还未严格控制。那次聚会的四人中，另一个学的是生物遗传，侃了一通印度哲学，又说到泰戈尔的诗可是神人相交。来调查的都没问到，就是说马褂还是够交情的，没出卖大家。查问的是这次聚会有没有女生，知不知道这家伙在校外的男女关系？他这才化险为夷，仅此一次的聚会便就此终了。

你到巴黎这许多年也没想到去找那酒吧。一次，纯属偶然，同一位也是从中国出来的诗人在一个不国作家家里吃完晚饭出来。拉丁区午夜很热闹，路过个酒吧，玻璃门窗里外坐满了人，抬头见那霓虹灯招牌——洛东达，没准就是这酒吧！你们在人刚起身的一张小圆桌边坐下，前后说的不是英语便是德语，都是观光客，这即将来临新世纪的法国诗人和艺术家还不知散落在哪里。

没有运动，没有主义，没团体，紫竹院的那帮同伙幸亏及时煞车了，谁也没告发谁，可凭你们那些言论，即使不打成反革命，那怕档案中记上一笔，你也就没有今天。之后，你们也都学会戴上面具，不泯灭掉自己的声音，便隐藏在心底。

一觉醒来，窗外夜空中几团白云缓缓移动，你一时弄不清身在哪里，舒懒适意不想动弹，许久没这样游思往事。你看了看钟，翻身便起，得在戏散场之前赶到剧场，然后同剧组全体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一起合影，再去餐馆吃饭，最后一场演完了总会有些惜别。

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一个个不同的国家，比候鸟的行踪还不稳定，你就享受这瞬间的快乐，还飞得动就努力飞，心肌梗死就掉了下来，如今毕竟是只没约束的鸟，在飞行中求得快感，不必再自寻烦恼。

餐厅里定好的房间，几十人满满一堂，碰杯说笑，互留地址，而十之八九不会再见，这世界委实太大。一个宽眼健壮的姑娘戏中演女主角的，要你在海报上给她留言，你在她名字后面画一道，写上“一个好女人”。她眯起细眼，问得诡谲：“好在哪里？”

“好在自由，”你说。

众人都起哄叫好，她也就举起双臂，转了转身，展示一下她那结实而美好的身腰。另一个楞头楞脑的小耿子问：“你对婚姻怎么看？”

你说：“没结过的总得结一回。”

“结过了的呢？”他还问。

你只好说：“再结一回试试看。”

大都又鼓掌叫好。这楞小子却盯住又问：“你是不是有许多女朋友？”

你说：“爱情就如同阳光、空气和酒。”

大家都纷纷凑过来同你干杯，同青年们在一起没那些礼节和规矩，闹得不亦乐乎。

“那么艺术呢？”一个怯生生的声音，你边上隔一个位子那姑娘问。

“艺术不过是一种活法。”

你说你就活在此时此刻，不求不朽，墓碑都是立给活人看的，同死人没有关系。你酒也喝多了，不妨发点狂言。做戏就图个快活，要做就得尽兴，你说同大家一起工作很快乐，感谢诸位。

你的助理导演个子细长，沉着持重，比这帮年轻演员都年长，代表大家说，他们非常喜欢你这出十年前写的戏，并没过时，希望你再来再演你的新作。你不便令大家扫兴，说世界不大，这香港在地图上一眼便可看到，机会总是有的，心理当然明白，从笼子里飞出的鸟再也不肯钻进笼子里去。你想起法国中部那干旱的高原，从峭壁上俯视山下小城中尖顶突出的教堂，远离公路，那法国妞赤身裸体仰面躺在草丛中晒太阳。捂住眼的圆滚滚的手臂同那浑圆的躯体，在阳光下都白得晃眼，风声传来脚下悬岩中腰盘旋的鹰叫，还有翅膀呼呼搏击的声响，这些鹰是从土耳其卖来放生的，法国本土的老鹰早已绝种。

你需要远离痛苦，心境平和去俯视那些变得幽暗的记忆，找出苦干稍许明亮的光点，好审视走过的路。

他们还年轻，你经历的他们没准还得再来一遍？这是他们的事，他们有他们的命运，你不承担他人的痛苦，不是救世主，只拯救自己。